



区域

REMAPPING

VOL.6

王康武

中国“史”的传统和意义

沃格林策

欧洲历史中的民族与民族国家及其帝国框架

拉吉夫·巴尔伽瓦

欧洲世俗主义足够世俗吗？

汪晖

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

金蕊

民俗学研究的在地经验与本土实践

——热依拉·达吾提访谈

羽根次郎

东亚之外的中国——关于认同政治的若干问题

丸川哲史

“2015 年安保斗争”在东亚的意义

——以“1960 年安保斗争”为参照

主编

汪晖 王中忱

2016 年第 2 辑

总第 6 辑



匠域

2016年第2辑
总第6辑

REMAPPING
VOL.6

主 编

汪 晖 王中忱

执行副主编

张 翔

特约编辑

蒋 晖 袁先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 2016年. 第2辑: 总第6辑 / 汪晖, 王中忱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201-0296-4

I. ①区… II. ①汪… ②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3873号

区域 (2016年第2辑 总第6辑)

主 编 / 汪 晖 王中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1千字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296-4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区域》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Tsinghu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正式成立于 2009 年, 以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高等研究为宗旨, 其前身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中心 (2006)。从世界范围来看, 高等研究, 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高等研究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以往的高等研究完全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 虽然也邀请少量的其他地区的学者担任研究员, 但研究方案的制定多以欧洲和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心。在中国设立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至少有下列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 有助于将中国和亚洲地区悠久和丰富的人文学术传统带入高等研究的范畴, 为当代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资源和视野; 第二, 有助于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改革过程的经验带入高等研究之中, 为当代世界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新的活力; 第三, 有助于在中国学术研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术研究之间展开对话、交流和合作, 改变目前主要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高等研究格局, 为中国和亚洲学者加入国际学术对话提供重要的制度前提。

高等研究所不同于中国研究所或国学研究所, 它以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跨国界的研究为特征, 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基本理论的探索和突破。本集刊标题中的“区域”概念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范畴, 而是一个体现着混杂、交往、跨界和多重认同的空间概念。《区域》发表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论文, 尤其鼓励那些立足基础研究, 提出新问题、贡献新视野和方法的作品。本集刊以亚洲研究为中心, 但也鼓励跨区域的研究。欢迎投稿, 我们将遵循严格的评审制度, 及时向作者做出回复。

Remapping

Remapping is published by the Tsinghu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IAS). First established in 2006 as the Tsinghua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IAS was founded in 2009 to promote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field of advanced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undergoing momentous transformation worldwide. Earlier institutions of advanced studies centered on Europe and the U. S. . While some scholars from beyond these areas participated as well, research projects typically pivoted on Europe and the U. S. .

Hence to set up 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reates the following possibilities:

Firstly, to introduce the long and rich tradition of scholarly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 Asia into the category of advanced studies and provide new resources and perspective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econdly, to bring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history and reform in China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ced studies and inject a new dynamism into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Lastly, to promote th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es carried out in China and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Europe-U. S. -centered framework of advanced studies and construct a crucial institutional premise for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Asia to join interna-

tional scholarly conversations.

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differs from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studies or of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cross-cultural, trans-regional and trans-national research, we aim at exploring and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notion of “remapping” in the title of this series shifts our attention from specific topographic categories to a concept of space that highlights hybridity, interaction, boundary-crossing, and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Remapping* publishes papers spanning all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ncourages in particular works that are based on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raise new problematics or adopt new methodologies. While Asian studies is emphasized, we also encourage cross-regional research. Submissions are welcome and will go through a strict peer-review process. We strive for a short review circle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comments.

目 录

高研所讲座

- 中国“史”的传统和意义 [新加坡] 王赓武 / 3
- 欧洲历史中的民族与民族国家及其帝国框架
..... [斯洛文尼亚] 沃格林策 袁先欣 译 / 16
- 欧洲世俗主义足够世俗吗?
..... [印度] 拉吉夫·巴尔伽瓦 李培艳 译 / 27
- 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 汪 晖 / 46

新疆人文研究

- 民俗学研究的在地经验与本土实践
——热依拉·达吾提访谈 金 蕊 / 69
- 从塔吉克民间文学到阿拉伯波斯诗学
——扎米尔·赛都拉教授访谈 邹 赞 / 93
- 略谈乌兹别克文学研究
——吾尔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访谈 冯亚亚 潘 旭 / 105

日本历史撰述与中国观

- 东亚之外的中国
——关于认同政治的若干问题 [日] 羽根次郎 / 117

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夏商古道” 韩东育 / 141
作为同时代历史的文学史

——关于志贺直哉的小说《真鹤》

..... [日] 岛村辉 陶思瑜 译 / 173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像

——日本文脉中的时代划分论 朱 琳 / 194

世界与当代

“2015 年安保斗争”在东亚的意义

——以“1960 年安保斗争”为参照

..... [日] 丸川哲史 刘清源 译 / 249

南非“学费必须下降”运动和“人民教育”道路的

失败 蒋 晖 / 261

书 评

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译版序

..... [日]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 309

编后记 / 316

CONTENTS

Lectures at TIAS

- The Trad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hi* *Wang Gungwu* / 3
- Nations and Nation-State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ir Imperial
Framework *Jože Vogrinc* / 16
- Is European Secularism Secular Enough? *Rajeev Bhargava* / 27
- The Challenges of Humanities *Wang Hui* / 46

Humanities in Xinjiang

- Lo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Folk Studies
- Interview with Reyila Dawuti *Jin Rui* / 69
- From Tadzhik Folk Literature to Arab Persian Poetics
- Interview with Zamier Saidula *Zou Zan* / 93
- On the Research of Uzbek Literature
- Interview with Wuermaitijiang Abduraxman *Feng Yaya, Pan Xu* / 105

The Conceptions of China in Modern Japan

- China beyond East Asia
- Issues Concerning Identity Politics *Hane Jirō* / 117

Maruyama Masao's "Prototype Theory" and "the Dao of the

Xia and the Shang Dynasties"

Han Dongyu / 141

Literary History as Contemporary History

—On the Short Story "Manatsuru" by Shiga Naoya

Shimamura Teru / 173

Ideas of Chinese History in Naitō Konan

—Periodization i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Japan

Zhu Lin / 194

The World and the Contempora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2015 *Anpo* Struggle in East Asi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1960 *Anpo* Struggle

Marukawa Tetsushi / 249

The Failure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Fees Must Fall" and of the

Line "People's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Jiang Hui / 261

Book Reviews

The Thoughts and Pursuits of Maruyama Masao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Karatani Kojin / 309

高研所讲座

中国“史”的传统和意义*

〔新加坡〕王赓武

石岸书 整理**

我所谓“史”，就是经、史的史部，是《四库全书》里经、史、子、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经与史在中国传统中是分不开的，我向来认为，经史是一套，必须全部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中国的史部范围非常广，不仅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包含在内，建国、治国的历史经验，也都在史部里。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我相当赞同这个概念，不过六经不完全是史，但以史为主。

一 传统的“史”与现代史学

传统的“史”与现代历史学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新事物，是晚清兴起的，梁启超开始谈新史学，基本是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来自西方。新史学介绍到中国之后，与传统的“史”有什么关系？当时争论很大，主要的原因是，辛亥之后，就没有皇朝了，来了一个民国。这个历史与过去的历史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所传下来的一套东西基本上可以被废除了，需要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

我们现在所谓历史学源于西方，而西方史学来源也很复杂，一部分

* 本文系清华大学2016年度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整理，演讲时间：2016年9月13日。

** 王赓武，香港大学原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中研院院士；石岸书，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来自希腊罗马世俗化的史学，一部分来自基督教史学，尤其是天主教。西方也有经，就是《圣经》，比中国的经影响力更大。中国的经是很晚才确定的，差不多经过了 1000 年的讨论，直到宋朝才确立，确立之后也还有争议，经的数目都还不是很确定。西方的经不同，从头起就是一个经——《圣经》，经的概念从头起就很神圣。犹太教、伊斯兰教也都是这样，只有一个经，而且对经非常尊敬，绝不允许改动。

希腊罗马的史学在天主教时期就中断了，到了文艺复兴又获得发掘。18 世纪启蒙时代，开始用科学、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接受天主教、基督教一神论的看法，也不完全接受希腊罗马的史学，但又受到上述两方面的很大影响。启蒙时代之后，宗教的成分基本被冲淡了，慢慢建立起现代史学。现代史学是从哲学和科学思想里演变出来的，就和我们现在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发展，不可分离。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和哲学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与中国经史的“史”完全是两回事。

简单说，中国的史部是求用，求其有用，对治国平天下有用处；西方史学从科学的观点来讲则是求真。西方史学重视档案保存，而中国传统对史料档案的保存，在每个朝代都是有选择的，都是为了建立皇朝、为了“家天下”而保留的。哪些是被保留，哪些是被废除的？我们不知道。官方认同的那些内容被保留下来，对《四库全书》来说保留的则是清朝所接受的那一部分，其他大部分都被毁掉了。各朝代保留史料档案的标准也比较清楚且具有连续性。从唐朝开始，史官正式成为一种职业，历史的编纂标准也就变得非常精细了，求真与求用有时分不开。中国的史学也求真，却是在求用的范围里求真。而西方 18 世纪以后的历史学认为，求真就是与过去宗教的需要、国王的需要分开。

新史学在中国开始后，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方法，顾颉刚疑古派就是用西方那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古代史料，用新的方法来发掘、分辨以前搞不清楚的、值得怀疑的历史。史料范围也扩大了，以前所有的史料都尽量保留，不像古代，史学家没有话语权，由官方决定哪些史料保留，很多史料就遗弃湮没了。

西方的历史学也在发展变化，大部分的史学家都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不可分割。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到现在一直

在变，这也会影响西方史学家重新考虑过去的的数据，研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政治史本身也在改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外交史，古代中国没有外交史，中国的朝贡制度不能叫作外交，但在西方这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西方政治史发展的结果。

西方史学因为注意民族国家的历史，历史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在他们的古代史里，是没有国家边界的，到了欧洲近代史，重点就放在民族国家了，尤其是荷兰。荷兰建国是从西班牙帝国中解放出来的，这段历史与“去帝国主义”“去殖民主义”有点像，这段历史就成为书写国家史的新模式。区别何在？以前，欧洲没有国家的概念，但有天主教，国与国之间、国王之间的矛盾，都是在天主教的框架里解决，后来基督教和天主教分离，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廷了。另一个就是边界问题，以前，国家边界的问题不重要，边界也不停地改变，后来，随着宗教战争的进行，国家及其边界的概念就日益清楚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承认，民族国家是从17世纪末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

关于这一点，亚洲的历史也有一些贡献，国际法就是从东南亚开始的。葡萄牙人到东南亚之后，荷兰人独立后也去了东南亚，双方在那里争夺地盘，包括海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斗争更早，但他们的斗争不需要什么国际法，有什么纠纷就带到天主教的教廷去解决，但后来，天主教和基督教分离了，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廷来裁定纠纷。那么战争后怎么解决胜负、边界问题？就需要另想办法。国际法就发端了。荷兰的格劳秀斯，他利用马六甲海港通商的原则，利用东南亚印度洋之间贸易通商的原则，利用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海洋贸易原则，拟定出海洋法，这还不是现在所谓国际法，而是大家互相认可的贸易原则，以减少矛盾，避免斗争。基本原则是什么？就是航海自由，海洋航行没有边界。有了矛盾，就用航海自由的原则来解决。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国际法。所以，国际法的出现，就是因为不同宗教之间无法有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只好求助世俗化的法律，国际法也受到了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之间贸易原则的影响。

二 海外看中国，什么是“中国”？

中国人怎么用国家的概念来写史呢？这个问题很大。我在学生时代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历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会带有中国两个字？这种现象在 19 世纪以前是没有的。我最早注意到这种历史书就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前就只有朝代史。

中国的概念是从 19 世纪末才开始有的，中国史、中国通史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概念也是清朝垮掉之后才开始共用的。有人说，“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我觉得“中国”比这些名称要早得多。以前不需要用“中国”，现在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国际承认的国家，“中国”就成了一个国家的名字，以前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面对“满清”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日本人当初就不承认，他们打开始就说“满洲国”是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则是汉人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是从新史学里产生出来的。以前我们不会问什么是“中国”，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也没有这个需要。新史学在中国开始不久，史观的斗争就开始了。一方面是用民族国家作为出发点；一方面从经济史观出发，不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解放之后，史观的斗争就更严重了。我们在海外的人，看新的中国历史都看不懂，好像中国历史变了样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如此类，与我们过去读的中国历史不同。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吗？还是一个帝国？都不像。西方的帝国，最早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对外征服扩张，中国没有这个对外扩张征服的传统，秦汉多少有点像，但秦汉以后就不再有。反而是外族打进来之后逐渐地再被汉化，接受了中国的“史”，但“经”却不一定接受。“经”本身就是摇动的，像南北朝的“经”基本上是佛经而非儒家的经，但治国的方法、制度，外族是接受的。“经”是很晚才确定的，但“史”却是一直保留着的，“史”的连续性是没有中断的，每个朝代都有史，至少从《史记》之后就确立了，变成了一个传统。

“什么是中国”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只有外国人会问的，但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会问。200年前，清朝还在的时候，东南亚的中国人基本上是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很多都没有被同化，还维持中国的风俗习惯，一直到今天。他们怎么看中国？其实他们也没有中国的概念，他们只有乡土的概念，他们认同的是家乡，中国的文化就是他们的乡土文化，他们也不认同“满清”，南方人基本上对“满清”是反感的，孙中山之前就有反清的传统，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尤其如此。那他们怎么看中国呢？清朝不是他们的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家乡，所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乡土文化的概念，不是大文化的概念，但他们背后还是承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传统。

这跟中国的商业史有关系。从秦汉到唐朝，商人地位很低，一直到宋明的时候，士农工商的概念还很强，把商人摆在最低一层，但其实不是真的如此。商人的地位还是蛮高的，这要看商人怎么做生意，最理想的商人就是跟儒家士大夫家族合作。这在明朝演变出了一个新概念，就是“儒商”。商人之中很重视儒家传统，他们明白要想生意成功，就必须与儒家传统建立密切联系。“儒商”的概念很有意思，商人到海外去，经商成功后，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儒商。儒商也比较有地位，因此成功的商人比较倾向于用儒家主流的思想来自我表达、自我标榜，以显示他不是普通的商人。所以海外对儒家思想并不一定懂，但他们很欣赏、很重视，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海外华人有反清的传统，他们认为另外有一套是中华文化的根底，但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在海外华人的概念里，所谓“中国”，就跟儒家有关系。儒家在上面，乡土文化在下面，加起来就是中华文化，但他们也不用这个词。大家知道，南方人不用汉人的概念，用唐人，中国就是唐山，唐山就是以儒家为主，家乡的乡土文化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最妙的是他们其实都不懂汉语，但是传统家庭的氛围、伦理、风俗、节日、仪式等都非常注意保留。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什么又是中国呢？海外华人其实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中国”概念最清楚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抗战时才普遍扩散的，以前反清是一种政治意识，并不是一种清楚民族主义意识。抗日时期“救国”“救亡”这些口号影响很大，“爱国